

# 和女儿一起成长

☐ 戴群

女儿十六岁了,看着她出挑得高高的、细细的,头发飘飘的,不由得会想:再有多久,她就飞了?

着装的眼光更加成熟优雅，懂得如何穿衣可以凸显身材的优势，避免弱势；懂得如何穿得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场合，如何用最少的花销创造最大的美感；常常陪我买衣服，对我买的贵一些的衣服，她很理性，她明白妈妈的着装需要和购买能力，也明白父母的钱不是子虚的，她将来要自己闯生活，所以锻炼得很会给自己挑选价廉物美的衣服。

女儿每周有一点零花钱，做家务也会挣一点，用来做她日常社交和出游的花销。她很懂得我们的消费观：父母不会反对别人的消费观，但会坚守自己的消费观。比如女儿的朋友会从父母那里得到最高档的手机和运动鞋，但是没钱去做自己喜欢的运动；我们正相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，所以孩子们不会因为朋友有了什么就回家和父母要，因为他们明白父母的钱只有父母有支配权。另外，我们给孩子们花的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从来不会把花的钱看成是投资，因而要求孩子成就什么。所以孩子们的努力，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对成就的渴望，他们不会为了对得起父母而努力，他们的努力是轻松的、没有负担的。

中学毕业,又面临择校问题,这次女儿有了独到的想法。我们说如果她选择上私校,我们会支持。她认真参观



熟的环境。三个理由给出，我们全力支持她的选择。她曾问我什么样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，我说：“你最喜欢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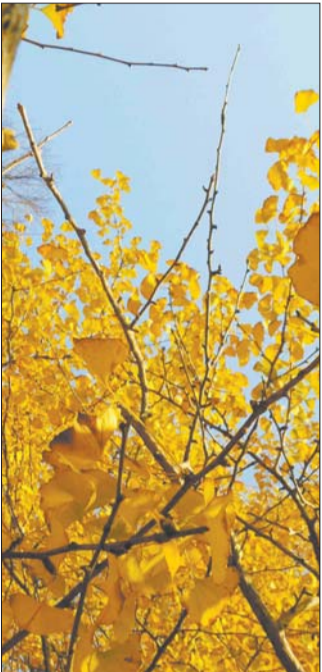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有一帮朋友，三个女生、五个男生，常聚在一起学习做事。他们兴趣秉性各异，在一起却非常和谐。这常常让我想起我大学时期的一帮好友，感情很深，其中一个男孩就是我现在的女婿。女儿这帮朋友里，她和一个男孩关系更好一些，我相信女儿的眼光，

也相信她是智慧女孩,所以对此没有负面评论。他们两个都是家庭幸福的孩子,不会因为缺爱而心理不平衡。十六岁的孩子不是早恋,是情感的自然成长。

前两年换工作，我的个人简历和求职信是女儿和丈夫各自面试的，面试过程讲给她听，面试过后被录用，最初工作的挑战她也都看在眼里，常常帮我。现在她中学毕业，也想找个工作机会，就像当初她帮我一样，我也帮她做了研究，陪她一起准备了简历，给几个机构发了信。这个过程其实我只是陪着，时不常地鼓励鼓励，信和简历要根据机构用人性质不同而措词不同，她写得比我想象中好得多，有针对，不拖泥带水，语言简练而充满激情。

今年春天，我们家里男女兵分两路度假，我和女儿去了西班牙。从订机票酒店、购买当地火车联票，到设计旅程、找车，都是女儿来做。第一次做这么多，难免出问题，其实要让我自己做，也会出些问题，所以我对她只是鼓励，有了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。现在多出些问题，将来她自己闯世界就会少出些问题。

女儿常常会流露出对父母的感激，感谢我们给了她这么美好的童年。也许就是我们游历的地方使她充满了闯世界的渴望，这种渴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，近乎痴迷，充满幻想。好吧，就让她自己去体会这个世界的美好吧——她离开我们的日子一天天近了。



碎碎念

# 秋风秋韵

□孙慧瑶

角落里的书架上安静地堆着带来的几本书，若不是去翻看东西，不会看到那片树叶。它通体泛黄，清晰的脉络延展到页脚，寂寞地躺在书页上，沉淀在岁月深处。我的思绪也跟着它飘远了。

这样的感觉有种距离，恍惚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地方，忆起了那里的点点滴滴。不得不承认，记忆里的那个地方，我思念着……

这里的秋天和北方不同，没有凋零，没有枯草，也没有寒风。正是这不同，勾起了我内心的涟漪，念着流淌在血液里的秋天，那个秋天飘着落叶的地方。

北方的秋天，是一个生命消逝的季节，走在路上，风凛冽地呼呼作响，抽打着路旁干枯的树木，夺走它们身上摇摇欲坠的几片树叶，就这样旋转身，轻盈地飘落下来，点在地上。柏油路面积了厚厚的一层落叶，一片接一片，一层摞一层，踩在上面，感觉不到沥青的冰凉。你轻轻抬起头，看到并不明媚的阳光，光杆儿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，心里升起没由来的悲凉。生命散落，散落在这呼啸的寒风中。秋天，是个容易触景生情的季节，看着冰凉的风景，触碰凋零的树叶，那样的孤独，无形中透着伤感的情绪。路上行人匆匆而过，缩着脖颈，双手揣在口袋里。偶然间遇到熟悉的朋友，只是匆匆一个招呼，便各奔东西。

这里的秋雨总是那么绵延，像娇小的女人，那么清清淡淡，细细的小小的，没有冰冷，从不会看到北方秋雨砸到地面落叶上激起的水花，只是轻轻亲吻着树干上的枝叶；然后沿主脉温柔滑落。家乡的秋雨可没有那么柔弱可人。倾盆雨点从天而降，雨声清脆干净，雨滴透着冰冷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味道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，每当北方下起秋雨，也就意味着天气会日渐变凉，需要加衣了。北方的雨似男性，刚劲有力。撑着伞走在雨中，身体冷得瑟瑟发抖，寒风可劲地往衣服里钻。低头一瞧，一片浸在污水中的落叶映入眼帘，条理的脉络，匀称的边角，泛着金黄的色彩。它虽然凋落，可是依旧有着耀眼的光泽。我喜欢这片通透灼热的树叶，塞在书里，像记忆一样，这记忆有春的温馨，夏的狂热，秋的不语。

叶子,当我再次从书本中找到它时,它带我回到了我的家乡,思绪跟着它飘向我惦念的地方。北方的秋天虽然感伤,可正是这秋感伤带来的深深的记忆,伴随着路边的风景,让我忆起那时的秋韵。

## 心机学

# 父母面前不说老

☐ 积雪草

父亲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我,问我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回家,说是有一件大事要商量。我一听有大事,赶紧放下手中的事情回家,有什么事情能比父母的事情更重要?

回到家里才知道，父亲的所谓大事，就是家中的热水器坏了，要买一个新的，所以想和我们商量买什么牌子的好。

换一个热水器居然成了父亲心目中的大事，我忽然觉得有一丝悲凉，从什么时候起，父亲开始找我们商量事情了呢？

以前家中的大小事情都是父亲拍板做主，无论是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迁徙、调动工作，还是结婚这样的大事，都是父亲一手操办，什么时候跟我们商量过？那时候的父亲，意气风发，杀伐决断，治家如烹小鲜，手到擒来，根本不在话下，哪里会瞻前顾后、左右观望？而现在，父亲什么事情都要依赖我们姐弟，就连买热水器这样的事情，也要把我们都叫回家，讨论一下。

时光真是一个神奇的杀手，杀掉了父母的大好年华，同时也杀掉了我们的青春岁月，父母在变老，而我们不能例外。

心情不好的时候,消极沉

论的时候，总爱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儿就是：老了。头发里发现一根白发，会对着镜子拔掉，一边拔一边说，真的老了。母亲笑着说，你看看我，我还没说老呢！

是的，母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母亲不言老，我为什么要轻易言老？为人儿女，无论多大年龄，在父母跟前，都没有资格言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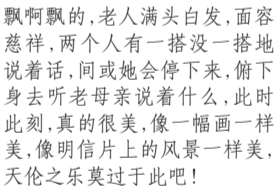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的年齡大了，儿女就是他们的主心骨，是他们的生活重心，是他们精神上的支撐，儿女若言老，將置父母于何地？

小区里有一个女人，五十多岁的样子，天天早晨穿大红的运动服，在小区里打太极拳、跑步、做操，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了很多年轻人，远远地看着，比年轻人还有活力。

平常，她喜欢穿长靴、八分裤，围长丝巾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，别人都说她“装嫩”，她也不恼，说，本来我就不老，还用得着装嫩？至少我的心理年龄比你们都年轻，不信咱们比一比？

大家都笑,说她像“老顽童”。其实,她说的也有道理,年不年轻,心理因素很重要,心不老,人就不老,这是很重要的心理暗示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看见她推着老母亲在小区的法桐树下散步,长长的丝巾在她的胸前



我忽然就明白了她不老的原因，因为她不敢老，母亲还在，她就是一个孩子，她若



老了，母亲的精神支撑就倒了，为了母亲，她要永不老，她要一直年轻。

这世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的宝贝，可以在父母面前任性说点孩子气的话，但有资格在父母面前说老，没有，因为任他是谁，无何都老不过父母。父母在，不敢老。